

知止齋文稿
第二冊



廣東學政廳壁題名記

廣州使院之有題名也蓋自章谿先生始也越十有七年而闕晉
軒少宗伯續記之自陳耕巖先生以下則人立一石是簡也自胡
西庠先生以下皆闕而未書是怠也簡與怠弗可以訓也今距章
谿先生題名之歲又一甲子矣歲月浸久湮沒是虞烏可以弗志
爰稽諸故牘彙而書之寘諸堂壁噫其人而錄錄無足輕重輕者
雖書焉名將弗傳其或瘞職曠官為後人所指摘則名又不如其
勿傳守官者可不知所懼哉道光八年秋九月常熟翁心存記
又按錢朝鼎字禹九號泰谷常熟人順治丁亥進士歷刑曹官

至副都御史督學廣東以廉明稱志乘失載章谿先生前記六
姓名舛錯至今粵東之士罕有能知之者矣并坵正之

仙掌石新得米元章詩刻記

石為九曜之一橫臥池東老榕踞其上舊傳石背有米元章詩然
不可尋矣蘇齋老人在粵八年著九曜石考二卷附粵東金石略
後辨論取精獨以未見米詩為憾遐睎苟矚發諸詠訝其詭我後
人者殆如盟息壤也予以道光乙酉來持使節丙戌嘉平試惠循
歸輶塵稍息迺乘池水方涸疏淤剔石數者補之仆者植之凡蘇
翁齋翁所見石上題識二十八種一一撫拓弄寘篋衍惟仙掌石
陳九仙隸書舊止拓得三行有奇其兩半行尚為榕根所掩因竭
力洗刷始得全文又思九仙有摩挲辭刻誦米南宮詩之語意米

詩必在近側乃復東規數尺截去槎枿石骨既呈字跡可辨濯而
出之則元章五言截句全首在焉其文云九口石行第一碧海出蜃
閣青空行第二起夏雲瑰奇口恠行第三石錯落動乾文行第四米黻行第五
行熙甯六年七月行第六凡六行三十一字雖碎裂剝泐而波磔分
明向來摻訪金石家皆未著錄一旦快覩如獲奇珍矣獨恠蘇齊
官斯土窳久粵東金石摹搨殆徧此詩近在咫尺無俟鑿險緹幽
何惜一夫之勞不為覓一搽討乃必需之今日始蒞英光豈遲速
顯晦數有一定耶蘇齋濬池時在乾隆丙戌迄今適甲子一周上
距米題詩時蓋七百七十有五年矣蘇齋為余大父行石殆與予

家有緣也又按米題藥洲二字蘇齋誤連時仲公誦讀四行之定為元
祐元年近阮芸臺官保新輯通志力辨其誤謂米熙甯八年以前
在廣南八年以後寓跡江淮無復南來之理然未見此刻亦不能
定其為何年今是詩年月具存足資互證則知蘇齋所訂米海嶽
年譜攷覈尚疎信乎古刻之可寶也獨是石之未出沙水浸之其
湮沒也可惜石之既出風雨蝕之其保護也尤艱茲將受代用書
其事於碑以告來者且俾後之論列金石者得所據依焉道光八
年重九日常熟翁心存記

又按陳九仙隸書一段蘇齋拓石時其文尚闕據廣州府志

載其全文謂第四行下云東嘉吳偉茂遠第五行下云清沅趙
時瑒躬玉長樂陳子關茂客也按今按陳子下為植目二字則
舊時拓本實關兩字志謂關一字者亦誤也蓋子植其名曰茂
其字與則山茂遠躬玉皆一時同游之客耳植字頗饒餽不可
辯左翁米詩九曜石三字下復刻一植字極分明殆因刻工鹵
莽故重勒之與增正於此

道光戊戌閏四月予陳情乞養六月旋里一日薄暮納涼知止
齋檐際出米詩拓本展翫大兒同書侍側注目久之躍然曰第
三行恠字上關處細審似是躡字予復加諦視字蹟雖已漫漶

而波磔尚隱隱可辨碼是躡字無疑於是南宮五截一章遂成
全璧矣不禁撫掌稱快予舊有葑洲訪石圖長卷題詠甚夥適
命工重加潢標竟併記于左方後之志與東金石者庶有所考
焉遂盦又識

粵東試院有池一泓為南漢藥洲遺址池中列太湖靈壁石九名
九曜石多宋人題名中有一石米元章八分書藥洲二字不知何
時移置藩署今存者惟八石耳仙掌一石最大高二丈許橫臥池
東老榕踞其上舊傳石有未詩然不可尋矣蘇齋老人視學茲土
著九曜石考二卷附粵東金石略後辨論最精獨以未見未詩為
憾遐睎竊矚發諸詠詩有云不知老榕脚下字後來誰則代我摹
蓋在粵八年搜尋終未獲也予以道光乙酉來持使節丙戌十二
月試惠循歸輶塵稍息乘池水方涸疏淤剔石數者補之仆者植
之凡蘇齋所見石上題識廿八種一一撫拓存真篋衍惟仙掌石

陳九仙隸書舊止拓得三行有奇其兩半行尚為榕根所掩竭力
洗刷始得全文又思九仙有摩挲蘇刻誦未南宮詩之語意未詩
必在近側乃復東規數尺截去槎枿石骨既呈字跡可辨濯而出
之則元章五言截句全首在焉其文云九口石行第一碧海出蜃閣
青空行第二起夏雲瑰奇躡行第三石錯落動乾文行第四米黻行第五
熙甯六年七月行第六凡六行三十一字雖碎裂剝泐而波磔分明
向來志乘皆未著錄一旦快覩如獲奇珍矣蘇齋濬池時在乾隆
丙戌迄今甲子一周上距米顛詩時七百七十有五年豈遲速顯
晦數有一定耶又按米顛藥洲二字蘇齋連時仲公謂四行讀之

定為元祐元年近阮芸臺相國新輯通志力辨其誤謂未熙甯八
年以前在廣南八年以後寓跡江淮無復南來之理然未見此刻
亦不能定其為何年今是詩年月具存足資互證信乎古刻之可
寶也予舊有藥洲訪石圖題詠已徧因貽書醇士供奉屬重繪斯
圖圖成而柳颿森忽穗石震驚未知寶晉英先得與南離長照燭
否也辛丑十月望常熟翁

記時寓郡城滄浪亭西
書於都寓之貞石齋

重脩萬安縣學記

章水出聶都山東流過南安折而北過贛貢水自東南來入之合流而北兩山竝驅奇峰恠巖森列左右水石相搏為險灘十有八洄流激湍雷响電激洞精駭目凡三百里而至於萬安始豁若天開弭節長邁灑漾潢漾一瀉千里匯於彭蠡以達於江故萬安據虔吉之衝屹然為江西上游門戶虔俗尚武吉俗好文萬安介其間習俗參半所以化其桀驁不馴之氣而歸之彬雅者允惟學校是賴道光十四年夏五月余校士至吉安萬安教諭徐君鵬飛訊稟程君元鑣來告曰邑之學在城北門外自嘉慶五年重脩以來

已閱三十四載高甍傾墮栌棹剝蝕前臨贛江數被衝齧隄岸泐
峽門關隴壞泮沼淤滯亟思脩葺以工費鉅值連歲災祲民力
告匱莫有舉其事者朱生飛鵬庠生璇嘒然興歎請之府縣願出
貲合脩經始於十三年六月遂今落成自殿廡以及名官鄉賢諸
祠與夫講藝之堂棲士之舍長廊周垣外達門棘繕完葺治頓還
舊觀凡用木二千八百有奇瓦二十八萬六千有奇輒十五萬五
千有奇竹石金鐵丹堊髹漆之屬畢具用工一萬八千合計費緡
錢八百^十二百有奇皆兩生任之不以煩衆力也願為文以記之余
曰甚哉兩生之好善也迺進諸生而誨之曰君子之為學也以復

其性而已性有善無惡其有為惡者習使然也非性也自夫人之
囿於習俗而不知學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
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而其勢且囂然不靖矣
先王知其然也故為之庠序以正其趨為之師儒以董其教為之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辨其等為之孝弟忠信禮義廉
耻以防其欲為之詩書六藝以博其旨趣俾游其中者從容涵養
以復其性而其俗亦漸化於善而不自知如是焉而已嚮非人性
本善先王亦安能強其所不習者而使之共習哉譬之水焉導自
濫觴汎為清淵醜為通渠寫散平均安翔徐回順流而下者水之

性也及其赴隘隘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於是乎砰訇淙射盪溢鬱
沒環濤穀轉傾瀾泄注則或撓之致然也非水之性也善為水者
波之使利導坊之使勿通凡以宣其壅窒俾不平者皆底於平爾
使必執其奔騰震盪者而曰水之性在是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抑
吾聞之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今日者堂廡聿新諸生以時陳俎豆
習禮讓於其間試臨章貢之水而觀焉其有以審善惡之幾者乎
於以激濁揚清滌瑕蕩穢去習坎之險而集麗澤之切則諸生之
為學將日進於彬雅而以復其性也不難矣既以告諸生遂書之
以示學官俾勒諸石以諗耒耜

重建南城鳳岡書院記

道光十三年冬余校試建昌至之日南城紳士來告曰邑故有鳳
岡書院積廢久矣士之懷鉛提槩者多肄誦於郡之盱江書院顧
佗邑皆有廣廈橫舍以作育人材南城夙號望縣其如台而獨闕
也今適有通判一負奉裁其解頗宏故已告之有司將輸其直而
而改建焉盱江書院額為單谿學士所書先生其族也請踵故事
題其額余固辭弗獲曰諾且俟落成之日書之既而詢之權守事
史調梅司馬史君曰未也通判蕭廉官估其直才四百金易舉耳
第庀材鳩工費既不訾既成之後歲支師生脩脯若干膏火若干

計非得萬金未易辦也若之何余曰南城人物海其民又多好義千狐之腋奚難集焉史君曰是又有故府之經歷廳湫隘特甚今議者將選於是焉非代庖者所能專也余曰官廨如傳舍耳書院則養士之地也且利一人與利眾人孰利君獨無意乎史君曰敢不盡力試事既竣余將轉莅撫州涂經其地視其門伉如秩如闕其宇奕塏深邃可容數百人俯眺盱水遙睇從姑實據一邑之勝因力贊史君速成之史君乃與黃村美明府捐金購屋具公牘達於大府得如所請余復捐俸百金以為之倡邑之人士踊躍助輸不數月衆得萬餘金迺誦吉興工撤而新之講堂齋舍庖漏畢具

爰定章程垂諸久遠越明年五月科試既周余旋省治史君亦解郡務未謁且告落成余迺書頌郵寄黃君俾揭諸楣間因謂史君曰甚哉始事之難也嚮非君與黃君之明且浚排俗議順輿情而任之則是舉必不成即成矣亦不能速且善若此也雖然始基之矣終之實難吾願後之官斯土者必擇人而善任之毋俾吏胥得以藉手紳耆之膺是任者出內必謹毋纖膏豪有所欺以貽令君羞其為之師者必實心化導毋徒挾權勢力虛擁皋比而士之讀書於其中者尤必敬行力學毋標榜為虛名毋漸染於外誘吾知奉萎雖嗜之盛雖歷百代不瘳可也既以復史君遂書之以諭邑

少吝繇是且所得者暮立盡人或以富厚目之而不知其無所蓄也然則祠之建毋乃侈歟非也夫人子之于親雖身處困乏猶不憚竭力以奉之況以戴君之好交遊喜聲氣用財曾不少吝豈祠之建而顧可已乎又其制密而不麗完固而不侈於以揚茶糜之採報艱貞之志誰曰不宜非夫營廣夏華屋以自虞樂者之比乎于是既感戴君之孝又歎其裕於才而知所務也是固兩節母之教也凡此皆其可記者因書以詒之使鏡諸壁

錢氏家慶圖記

家慶圖一幀故國學生愚谷錢公屬族人彩三所繪以奉其庶母某太孺人之娛者也公之祖為戶部郎中三峰公諱祖壽三峰公有子曰稼臣公諱頤元配許繼配王無子太孺人其造室也生二女而稼臣公卒以兄介王諱象鼎之子維城為後是為愚谷公太孺人偕嫡王鞠育倍至乾隆三年王以節孝旌而太孺人未與并其姓氏亦失之昭文志載錢頤繼妻王氏與妾同撫嗣子成立語最有依據府志則錢誤為郭常昭合志又以王謫郭而以妾為王氏錢氏新脩族譜并失載稼臣公

一支殆莫可攷矣今稱某太孺人識其實不敢傳會也
心存六世祖河南參政山愚府君與三峰公友善又同
舉進士故兩家世為婚姻五世祖上杭縣知縣靜庵府
君配為三峯公女本生高祖尚功府君配為稼臣公女
本生曾祖鄰哉府君配即愚谷公女也愚谷公生三子
長家聲次宏緒三亦武家聲亦武皆無子宏緒嗣爾大
後有子文謨亦蚤愚谷公竟無後故圖藏吾家云圖絹
本以今工部營造尺度之高四尺五寸五分廣二尺有
五分中為池池上石梁橫跨之池左右疊假山雜植紅
白梅十餘本老鶴梳翎踟躕欲舞其後寒雲沍空遠梅

藂藂極望無際池南坡坳透池平曠處得卷石太孺人
坐焉深青衣手持念珠貌怡悅慈善其左衣淺碧執蘭
立侍者太孺人次女適諸生馬騰者也前一垂髻女衣
淺紫馬氏女也又左少後服淡黃衫月華裙撫古梅而
凝眺者吾本生曾祖母時尚在室也前離數武采芝徐
行俛而有思者公之長子家聲也其右太湖石嵌空偃
蹇紫衣倚石而小憩者吾本生高祖母太孺人長女也
並立凭石衣嫩綠者公之配龔孺人也前二童子緋袍
金補戴錦帽折梅而嬉者馬氏子小奎官者也衣綠襪
衫錦緣之左持如意右拍奎官肩者吾曾祖文安府君

時方幼隨母省外家也環池而西北臨略約皮冠重裘而坐石者愚谷公也膝前孺子冠服烏鞞公兩手攜持之幼子亦武也圖凡十一人神彩如生布置設色皆極精雅太孺人既幽光未闡而次女適馬氏者與吾本生曾祖母俱以苦節著乾隆三年同時旌表雖祀膳之典顯晦攸殊而貞徽亮節萃於一門後先輝映可謂盛已圖之作當在康熙四十七八年間迄今已百餘載愚谷公之邛壘久蕪沒於荒榛灌莽中而斯圖獨縑素完好豈非三節母之靈爽實式憑之歟且吾家二母與曾祖府君遺像存焉尤宜世守而勿替也圖故無題識曾

大母晚年常於正歲懸之中堂以展孺慕且指示子孫皆耳熟焉故能詳也先君子每欲為文記之而未果臨終猶以為憾心存於是敬承遺命請於從父秋谿公叔父耕梅公展圖審眡並徵舊事謹志之弗敢忘今秋谿公又下世矣懼其久而莫能辨識也爰述所聞於諸父老識諸幘端以告來許時嘉慶丙子孟秋朔也翁心存謹記

謹按稼臣公繼配王氏文學需菴公女吾高祖母貞孝王太孺人之姑也王與錢亦世姻云馬君隲之元孫家驥今為諸生有聲庠序間并記

或曰非也山石色多白兩行比櫛而下如鴿之舒翼矣
虞山之脈自海瀕西北來至西湖之北為小山又伏而
逾河始融結成虞山其尾則小石洞也榦龍蜿蜒東趨
勢若飛舞至先賢言子墓而止支龍南北分垂無數山
南第一支自鴿峰少東折而西至峰前高麓直下過峽
石盡而土見細如蓮花莖復突起為石墩始開帳形如
鳥之吐綬土脉紫潤沙水回環天然結穴爰度窀於斯
焉高阜穹窿藏而不露兩旁皆石澗雨後奔騰澎湃與
松濤互答其前為周氏舊塋乃於左闢石墜為墓道稍
平處脩治之為坊基折而下雜砌小石為路迤邐以達
中山路建石坊焉題曰翁氏新阡路左濬深溝導山水
下將及墓門穿路而過石版覆之泉流石竇聲泠泠然
至周氏墓前右來澗水會之曲折下注稻田以入於山
塘云道光丁未冬心存始得是地於周氏戊申春甫營
窀窆制從樸素無取華美也壙中用烏樟樹汁和三合
土築之取其堅凝辟樹根及蟲蟻也石用他山以本山
伐石傷地脉方偕邑人士告諸當事申厲禁也山故多
松墓後環植冬青石巖墓前植瓔珞柏二左側坊基植
盤槐二取其蔭密且後凋也上元梅曾亮撰誌銘錢唐
戴熙書丹篆蓋合而鐵束之納諸壙八月歲功乃以九

月二十一日卯時奉太夫人霽匿窆焉將窆之次旭采
方升微雨忽來旋即開朗返而虞祭風日晴和先靈庶
幾少慰乎其明年己酉二月初吉心存辭墓出山停舟
未發復買權徑湖田至墓下瞻拜悽戀是日湖濱風甚
而墓前雙燭不搖藏風聚氣殆有明徵與今者習習已
閱六載秣陵京口尚阻妖氛咫尺三吳勢且岌岌未知
此生得歸骨故里從先人於九原否也咸豐四年甲寅
中元日立秋心存謹記

擬應休璉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甲戌

某白遘茲驕陽邇者彌熾熙天灼地沸海焦陵機女絕綜農畷釋
縛托陰宮而懷磔鼠之冰棲雲屋而效吳牛之喘洪鑪鼓鞫罔所
避旗春秋再雩猶或遜此俱醜暴骨于南門肥遺圖形于北戶決
旬以來了無影響雖緒神農求雨之書未究鴻範庶徵之傳也側
聞勤恤民隱躬祠靈山敷食省用意良摯矣管三鼎致雒川之祝
五月省洛陽之囚禱未畢而滄池旆乍旋而霑灑今者月離畢而
弗效雷出地而弗盈將毋聖凡殊軌文質異用廊手受其指爪赫
身愆其焦灼乎夢首陽之使而靈澤橫流封東海之墳而甘滋立

降感台之理不承而享古人當不我欺也想門下少女南之獻裁
書達意庶望隨車某白

與李陸平制府書

雷州遂溪縣文童府試滋鬧一案上年七月中接到王守通稟請
將廩生梁實瑜斥革審辦十一月杪復據海康縣審訊大概情形
錄供通詳前未當俱逐條批駁飭令秉公確訊在案批詞具存卷
中可覆試視也本年正月十一日某將按試高州適王守來省面
晤詢及此案據稱在護道任內已審擬定罪梁實瑜金如儀擬戍
伍時榮周傑士擬徒矣時因行李戒途且未悉此案實在曲直情
由故未敢瀆陳左右茲者高涼試畢轉按殊厓月之廿四日道出
遂溪有生監廿餘人具呈為梁實瑜申訴恐其同黨徇私叱之使

去是日行抵雷郡則海康紳士迎於馬首者數十人亦齊聲為梁
寶瑜訟冤因細訪此案顛末則知梁寶瑜之罪尚不疑似之間諸
童之罪亦有虛實之別而差役之罪為決不可寬也梁寶瑜之為
為人訪諸教官詢諸眾紳士質諸承審之海康令俱稱其平日尚
無方蹟至論本案則諸童果否拆毀房屋秦令並未親勘僅據差
役之單詞且聞梁寶瑜亦未在场爭鬪諸童之府試喧嘩已在局
門之後維時梁寶瑜早經發學更屬無干而定爰書者一則曰遞
稟挾制也夫求保瑣事耳謂之卑鄙則可豈得指為挾制再則曰
豫謀糾約也夫梁寶瑜之衣頂尚未批革即其遞稟求保亦未必

逆料有發學之事有何迫切而必豫謀糾約耶縣試紛紜不即平
心勘鞫以致府試激成事端乃既激成事端矣復不就案論案而
必向已就拘執者而追咎焉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願
聞人言梁寶瑜嘗有觸怒令君之處然其詳不可得而知矣夫法
者天下之平也以一人之喜怒而致人於流宥之條未見其惟明
克允也此梁寶瑜之罪尚介疑似之間者也金如儀首先抗辯屢
訓不遵罪真不可恕矣至伍時榮周傑士兩人者並非於喧嚷時
立時拏獲者也實於府試後數日為梁寶瑜乞恩始被繫縛耳當
日眾童之附和者豈止此兩人而獨坐兩人為從者以其為梁寶

瑜之媿堂也此則諸童之罪亦有虛實之別也考試大典理宜恪
守規條諸童傲慢囂凌自宜嚴加懲勅然而其罪難道其情亦可
矜矣則以兆學實由差役也彼差役者平時憑恃城社毒虐閭閻
海角窮黎無所控告迨縣試時又私設棹凳索取重價童生中有
被毆傷額者乃始羣起忿爭而縣衙巨蠹復敢飾詞聳聽巧計彌
縫然則部屋窮樵真無托命矣王守言雷郡童生每於縣府試時
恃眾挾制屢求革差試思差役雖賤亦其同鄉井人也有何舍怒
蓄怨而必求革之獨不慮其改名復充陰圖報復同類濟惡大肆
鳴張耶且何以遇院則皆帖然而獨紛呶于府縣試時也耶若以為

藉此可以挾制官長則更無是理也豈官真視差役為爪牙為腹
心耶雷郡差役素橫即徐聞拳毆監生一案可以類推今寘差役
于不問而獨罪諸童彼亦使伏首帖耳不敢置辯矣竊恐其心必有
眴眴不平者且夫法令之行也必明示以較然不可欺之意而人
始曉然不疑今將懲諸童以儆將來也而適有差役為之啓衅彼
蠢愚下士終不知試典之宜肅也必謂因差役故迺重繩我耳而
差役且曰官實庇我今而後莫余毒也已使差役益橫行無忌
多士將積恨弥深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它日構釁之端正未有艾
也此則差役之罪尤不容寬也夫善為政者貴鎮靜不貴張皇貴

持平不貴偏倚貴探原以立本不貴選事以立威貴勅法而使人不敢為非不貴嚴刑而使人不敢逞辯某視學以來力飭士習凡刁生劣監從不肯徇姑容獨於此案竊謂未得其平今既確有見聞若再顧惜情面緘默不言亦何以對此邦人士矣夫獄辭既成則雖臯陶聽之亦以為可殺也然口碑具在豈能以一手掩之耶伏想旌麾所莅采訪必周僮以鄙言為然乞與中丞臬使商酌行之否則賜以教言俾知遵守幸甚幸甚雷陽瀕海巖疆土曠人稀地多荒而不治其民睚眦瀉悶尚少險詐之徒教養兼施必有丕變其俗者安得有寇萊公其人者乎狂瞽之言伏惟矜恕不宣

與陸平制府第二書

梁實瑜一案承示已提省審辦從此可撥雲霧而見青天矣可勝欽佩此間議論實有兩種官場有官場之議論紳士有紳士之議論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定是非之準者則在元吉之大人矣生負經學政批草始與凡民無異若猶未也固名隸學官也前據雷州府學詳革梁實瑜衣頂因其未能指出實在劣蹟當即批令再詳嗣據該府通稟該縣通詳又因其遽行監禁讞語深文復經駁飭再審當時不難即行批革以順有司者之心而必慎重遲疑者則恐釀成事端復為向者羅定州押斃區生之續也若

梁實瑜果罪不可寬該府縣何妨再切實詳請俟褫其衣衿然後定讞乃半年以來並無一紙文書相聞白而梁實瑜已擬成招解到道矣職掌之謂何學政一官不幾成贅設乎日昨渡海北來見見有官役押二囚而憩道左者赭衣在身銀鐐在項察其狀貌延羸殊甚似非凶徒詢之路人始知其一即梁實瑜蓋由瓊解回以候省提也中懷惻然引咎三歎夫以未經批草之生員而刑訊而擬罪而囹圄桎梏焉竊恐士氣由此日積體制亦因之日壞矣現在生童均集郡城若令見此情形必有益深憤鬱者伏乞迅賜檄提俾星夜就道不致多士觸目驚心是所切禱某前過雷陽時因

王守言該郡士習囂凌業已先行出示剴切曉諭今茲按臨復飭各學教官嚴諭廩保約束童生並取其切實結狀以憑查核聞其尚俱帖然即詢之王守亦稱諸生童在寓候試極其安靜為從前未所未有然則喬野蠢愚亦惟在整齊變化之而非必其盡泯天良也

與陸平制府第三書

此次按試雷州先與諸生童申明約束董勸兼施今試事已竣士子俱能恪循矩矱在寓候試閉戶讀書並無一人游蕩滋事點名魚貫而入謹守場規至生童覆試則環坐堂皇終日肅然不聞聲

息間有一二外來槍手皆經廩保當場攻訐即時拏獲連日校閱
武童騎射凡重名替代皆察出重懲萬目聳瞻嘖嘖稱歎察其情
似非懾於威而不敢逞實乃動於誠而不自知果其積習蠢頑豈
能轉移如是之速乎惟府縣經承頗有與童生勾通作弊者幸立
時覺察不為所欺現已蒞交提調嚴辦矣再徐聞生負韓縉彝梁
寇楠互控墳山一案該縣兩次請將韓縉彝斥革閱其讞語情節
未確訊斷未公俱經駁飭覆審兩人皆生負也某亦豈有成見乎
近聞已檄王守提勘具徵識鑿精詳無微不燭佩服良深第將來
定讞轉詳時尚須仰勞察核也

荅省垣諸公延主紫陽講席啓

歸田十載馬齒漸增讀禮三年駒光迅度晞閒雲以息
影企卿月之揚輝幸託幘幪彌殷涸源敬惟大中丞方
伯廉訪閣下鼎符元吉泰協彙征朗福曜於三台迓
恩光於

九陛本寅恭以報

國同德同心專辰告以綏民一夔一高翹詹鈴閣無任
襲軒頃奉台函並頒關聘辱承挈愛不棄菲材猥令衰
庸承乏紫陽講席忝來衡泌寵賁邱園循分增慙撫衷
彌惕某力疲十駕功乏三餘豈有傳道解惑之能少資

琢玉染藍之助緬惟醇儒如見復先生清望如次山侍
御皆吾鄉之先達主斯席者有年自顧何人乃希前哲
固辭不獲敢曰抗顏願學未能遑勤焯掌幸偕諸生以
講習相與歌詠
太平還冀大匠之陶成庶可闡揚盛化

上湯敦甫師啟

先人秉鐸胸陽曾屬吳子野山人繪石室傳經圖石室
者宋石曼卿通判海州時讀書處蘇文忠公和蔡景繁
石室詩敘之詳矣嘉慶壬戌長沙唐公仲冕來牧是州
與先人以道義相重公於城中勸建書院名之曰石室
擇生童之開敏者讀書其中優其廩給規制略仿紫陽
延先人主講席一月六課口講指畫娓娓不倦不數年
文風丕變先人念州人士就試淮安道遼遠阻黃河往
返四周徂厯寒暑乃商諸唐公議改書院為試院請學
使者按臨歲科併考以省寒士跋涉之勞乙丑具牒上

陳大吏據情入告得旨允行會唐公移刺通州屬先人董其役而試期已迫乃亟捐貲倡率庀材鳩工晝夜併營三月歲事至今便之先人力也先人官蹟以課士振飢二事為最鉅海濱僻陋國朝以來舉於鄉者僅一人迨先人以經術倡導之士皆淬厲嚮學及門中如喬君紹僑許君喬林桂林黃君鴻業楊君德昭相繼登賢書而二許學尤淵深粹然為儒者迄今私淑弟子通材猶不乏人弦誦之聲徧於閭塾矣在官一紀辦賑八次荒墟敗屋固弗親歷按戶注

口無濫無遺奸胥屏息莫能欺隱所全活者不下數萬人它若捕蝗拯溺無歲無之捧檄即行不避艱險以是積勞成疾而卒坳後州人設粟主於石室歲時尸祝復籲請入祀名宦祠凡閱十餘載三請益堅乃得上達竟邀

俞旨入祠之日門弟子皆禮服奉輿老幼聚觀盈衢溢巷嘖嘖稱盛事謂

本朝校官得祀名宦者費公我仁之外唯先人而已圖卷題詠已徧心存曩在粵東曾命工重繪一圖貌先人像於中而心存侍立於側擬裝成長卷敢求椽筆題石

室傳經圖五大字於引首併賜撰記文俾得傳之不朽
世世子孫銜感無極先人事實具詳唐公所撰墓志及
崇祀錄中今增呈覽

致唐鏡海先生書

己酉二月

幼時隨侍胸陽得親道範洎為後進晉謁轉稽中間騶
從入都某又倖直昕宵匪遑離局僅獲聞名於執事歉
仄殊深敬惟閣下文紹韓歐學宗濂洛入著譽諤之節
出宣遠大之猷比來頤養林泉士林矜式竊謂二百年
來理學名臣如陸清獻湯文正數公外惟閣下實足媲
美前賢引企楷模無任景仰某弱冠偏孤邁征未逮中
年游宦學術日荒戊戌乞養歸田江海風濤備嘗艱險
烏私未展駟隙駸馳茲已負土成墳便合儗裝就道精
神漸減老大無成尚祈錫以箴規俾得奉為圭臬幸甚

幸甚先人秉鐸海州教士拯災俱有成效初以不諧時俗屢欲退休適先師來莅是州遂得展其素志相如之於文翁林宗之於元禮以今方古尤徵道義之孚切而配食鄉祠實出先師之賜先人中年積勞成疾不能多作詩文茲撫拾遺編僅得七卷彙就呈正伏乞垂念舊好寵賚序言庶藉鴻筆闡揚得以永傳不朽子孫世世銘感不忘某謹啟

致梅伯言同年書

伯言兄丈同年閣下某於戊戌閏夏陳情乞養閣下曾作序以寵其行方冀愛日正長可伸色養乃數年以來風濤震撼骨肉凋零膝下之歡忽同過隙祥禱已屆窀穸未營慢葬之訃撫膺增疚蓋某於此有隱痛焉先公暨前母許太淑人祔葬頂山祖塋之右地僅尋丈陔不可容少右即逼界溝渠深虞衝齧一也先公之葬已三十有七年前母之葬且六十有五年歲月悠邈體魄久安重啓幽堂彌深摧割二也先慈存時即欲別營壽藏竊念紫陽大賢亦嘗行之是以謹遵治命別立新阡而

三載尋求片壤難獲近始卜吉於虞山西麓之鵝鴿峯
之原襟帶湖山差足妥先靈而藏遺蛻將以明春營治
兆域筭日舉襄伏念先慈一生孝慈恭儉動合槩儀而
卻餽辭金助成先公清德至今海州人士尚能言之然
非得鴻筆闡揚無以信今而傳後竊計當代文章簡而
有法者無如閣下用敢北向叩頭命兒子同書奉狀踵
門代申忱悃仰祈垂神憐閱錫以志銘世世子孫銜感
無極

乙巳十一月

春明一別轉眄十年回憶食筍齋中陪侍教言邈如天
上所以久未奉書於左右者誠不欲以野人竿牘璫屑
傲辭也閣下入叅樞務出領度支密勿論思海內引領
側聞曲江風度鬚髮近已蒼然誦裴晉公霜鬢論兵之
句令人益欽仰蓋懷於靡已茲者辱紆垂慮下詢芻言
某素乏濟時之具恒凜出位之思矧當言而不語之時
尤不敢汎有論說惟既承殷殷諮訪敢不略布所懷方

今

聖明御寓

德澤遐敷海甸銷兵河流順軌中外頷手共慶

太平然消息盈虛有識者所當長慮却顧也聞之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又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為下徒務馭外而恩威不立外夷遂有蔑上國之心徒務變俗而法令不行草野且有輕朝廷之意自昔而然然則外侮宜防而內患尤宜早彌矣島夷革面業受羈縻而喫菜事魔者募延草莽攘竊劫效者縱橫道塗芽蘖潛萌可不根株亟拔乎康熙年間天主堂徧設於通闡阿夫容盛行於臺厦而寰海宴如黔黎不為所煽惑無他衣食足而教化

行也內固則外綏表端則景直培元氣正人心固未可盡諉諸氣數耳來書謂因循則坐壞變法則勢難誠切中今日之弊竊謂因循所宜力挽而變法自可無庸我朝制度超越前代立法已極精詳果能恪遵成憲事事實力奉行則治具畢張庶政何虞叢脞今日之弊非法弊也實不能行法之弊但當修而明之無事埽而更之也漕鹽均弊而漕尤急於鹽正供因之日虧官常因之日壞丁胥因之日橫習俗因之日媮而民生遂因之日蹙若不亟加整頓其害且有不可勝言者誠使當事者中外和衷上下協力毋營私毋徇私毋矯激毋詭隨始

自通倉以還，有漕州縣盡除弊竇，脩復舊規，固不議加議均而轉輸，已立見充裕。又須有宏遠之模，靜鎮之力，勿狃於目前，而以悞漕為慮，勿怵於浮說，而以生事為虞。斷而行之，庶幾有濟。即釅政亦何莫不然，然而利權所在，疑謗易生。雖才如劉士安者，亦不能獨肩其任。此其所以難也。至於銀價翔騰，官民困乏，其源固由籜籬蕩然，闌出無禁，尾閭日泄，疇能以一手障之。其流亦由奸賈居奇，低昂任意。地方官徵解錢糧，雖折閱賤累而坐受其制，莫敢誰何。乃歎桑孔能籠商賈之財，誠卑卑不足言。然亦談何容易。此則無從措手者，或者權其輕

重不得已而暫施通變之方乎。若夫墾荒開墾之利，病昔人論之詳矣。某自歸田以後，澤鴻風鶴觸目，驚心憂懣，填膺精神搖落，自遭大故，氣血益衰，終日忽忽若忘，已無意於人世。夙叨厚愛，故敢獻其狂愚。自知戇直，不文章勿為外人道也。房杜勛猷，富韓事業，惟閣下勉之而已。吳中夏間小旱，秋多風霧，田禾間被蟲傷，高下歉收，米色亦不能純淨，而客私自楚蜀來者，估帆雲集，斗米不過二百錢，殊有穀賤傷農之患。隆冬奇冷，麥苗凍枯，菜價幾與米埒，諸物昂貴，民力拮据，所幸枹鼓不鳴，閭閻尚稱恬謐。知關廩念，并以坳陳天氣嚴寒，諸惟珍

衛不宣

水米道亦不給... 文幸... 日... 昔人... 重...

答李石梧中丞書

丙午正月

蘇松漕務殷繁... 深官民交困... 振取而肅清... 仁心名臣之碩畫也... 屬在幘幪... 滯跡京華... 鄉人相闊絕... 依卻埽閉關... 比年以來水旱...

擊積波惟有浩歎生居學道之邦躬乏化民之具仰慙
高密俯媿彥方乃蒙手教殷拳虛懷諮訪某材同腐木
分屬部民恒慄越畔之讐敢有干旄之告矧陳守何丞
皆公正廉明老成練達相與左提右挈必能仰宣德意
下協輿情何藉芻蕘用裨涓壤第既承垂問敢不略布
愚忱大抵章程甫立衆庶或致生疑格以至誠則心服
條教初頒奸宄羣知斂跡積之又久則翫生惟官吏皆
得其人斯奉行乃臻盡善竊謂政必期于無弊令貴可
以常遵表既正則景自端用既舒則取自節此王制所
權出入之數而周官所以重保息之經也夫善為鑿者

必審其病之原善行水者必因其性而導民力未能充
裕似宜留其有餘公費或有浮銷似宜加以覈實奸胥
之侵漁盤踞當盡拔其根株蝨棍之勾結糾紛當豫防
其萌蘖誠使威惠並行信義昭著則官事無虞不給而
民氣亦得盡甦從此漸復舊章悉循成法俾閭閻共蒙
樂利風俗馴致敦龐海隅蒼生實拜仁人之賜矣伏惟
閣下挺命世之才抱濟時之略轉移盡利張弛隨時上
籌

國計而轉漕通下厚民生而普存永賴措施之要定
垂可久可大之模故敢以古大臣之經猷仰企閣下而

非僅為一鄉一邑言也若夫地方公務自有司存委巷
小夫各圖家計進既一辭莫贊退亦衆口難調劉季陵
自比寒蟬亦地與位為之想大君子洞察物情必能恕
其所不逮耳區區之誠惟希鑒察不盡欲言

復石梧中丞第二書

丙午二月

日前肅復蕪牋略敷芻說媿迂疏之無補方悚息以難
名乃承手教撫沖齒芬獎借溯廿年之陳迹述五筦之
游蹤鳶跼自慙鴻泥增感伏惟閣下淵襟蓋代偉略匡
時陶士行翰墨如流尹吉甫文武為憲肅宏規於浹日
已欣草靡風行宣闔澤於三吳仁見心歌腹詠若營大
廈先立垣墉若起沈疴徐施鍼石蓋運量必循其次第
即顯蒙亦喻夫高深翹首載欽服膺彌切惟是君子自
塵遠慮善人能受盡言敢酬延訪之殷懷再進探原之
至計聞之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聚人莫重於理財綏內

乃可以靖外邇來災歉頻書倉庠告絀方亟逋租之課
兼籌助粟之條正宜力督委輸庶可漸充積貯而江浙
兩省尤財賦要區每計此邦一邑之糧即抵他處數州
之額且又東臨溟渤北屏江淮其俗穢靡而多貧其性
輕揚而易動若使鴻蒼偶集即復鹿鋌堪虞欲求安上
全下之模須得拊本引綱之要夫損益隨時不在下即
在上貨財有數不裕國即裕民從未有上慮正供之闕
下多常調之煩竭東南眈庶之脂膏飽網運丁胥之谿
壑如今日之漕務者譬諸身焉膏肓受病則攻達均難
譬諸川焉絡脈不通則決排何榮然則去積弊而復舊

規必自幫費始矣

國家厚恤運軍本已極為優贍其始也祇因州縣浮收
從而勒索其繼也又因囊橐坐擁羣起分肥於是丁力
亦疲幫規愈鉅日復一日加無可加若不亟圖何以善
後果能憲章恪守將沿途抵通之浮費盡行革除則正
本清源弁丁自無從藉口或以今昔異宜凡插壩關纜
之所需日形絀浩則審時度勢津貼亦限以常經幫規
既減則官累自輕賦斂既平則輸將自奮米色純而開
兌早乃信無育大於此者然而其弊固在共匪其弊在
天庾常見其豐盈影射去而奸蠹除風俗漸歸於醇厚

足與常良其堂及溪樓去而於其後見公能惟於其
國便民計無有大於此者然而其理固所共明其議每
至中格者何也一則事權分寄懼侵官而未化畛封一
則積重難回恆姑息而恐違期限乃愚猶竊為是說者
則以變通會有其時也方今

聖明在上衆正盈廷均節固重於度支痼瘵尤靡夫
宵旰誠得閣下直陳民瘼定邀立沛
綸音中外大僚和衷協力通盤籌畫明定章程裁以大
中去其泰甚俾經費無虞不足而物力可留有餘
國家幸甚生民幸甚想宏抱自操成算特嘉謨未可豫

宣耳某生居斯土義當引嫌躬處禮廬禮宜守默第坐
視墮波之莫挽幸逢福曜之來臨是以伏念自時卒紆
悃肫惟願思艱以圖易非知之艱惟行艱誠知後樂而
先憂與民偕樂故能樂統希裁擇無任屏營

復石梧中丞第三書 丙午六月

春間再肅蕪函三承手教仰見盡懷之肫摯碩畫之周
詳伏誦回環以手加額所以遲久未復者祇緣救邑案
牘紛繁民情浮動苟見郵筒往復必多道路流傳雖執
事虛衷博采原恣本大公即下走効悃杼忱亦曾無私
謁而揣測者或疑其饒舌傳會者且從而生心是以力
避陽鷲之嫌甘冒寒蟬之誚迂拘之見定荷鑒原茲者
公務稍閒始敢裁牋仰荅敬惟閣下公忠體
國慈惠愛民入承八座之起居出作百城之儀表陽士
行理綜精密杜元凱智名勇功兼是衆長樹茲偉績仙

見超居外相節制連圻霑被益宏頌禱靡既江左為財
賦要區近者釐剔撫綏均屬不易即專陳利病亦更僕
難終向嘗讀象山先生復當事諸公書竊歎吏治民風
古今一轍而其文字之精實皆指事類情動中窺要大
儒經濟正自切近易行不得以尊德性致高明謂有異
於考亭氏也閣下明體達用之學景仰昔賢察吏安民
必有握其要者矣潭府蟬冕聯輝皆出鱣堂遺澤詒謀
深遠固宜沛艾無疆某之先子亦嘗秉鐸胸陽至今東
海之人尸祝未已而銅川業墜石室經蕪清夜捫心良
用自咎先子舊有石室傳經圖題詠已徧俟裝成副本
當敬乞鴻辭以垂不朽再某在粵東試院於仙掌石上
搜得米南宮詩曾繪葑洲訪石圖卷此圖今在陳雲乃
別駕處乞就其索觀賜題卷首蓋以文星炳耀曾照南
天故欲俾寶晉英光附大集以傳久遠也

致石梧制府書 己酉二月

丙午之秋旌麾移駐崇勛式煥於六詔福曜重莅乎三
江逝聽下風欣忭無似側聞燕閒延接垂念殷拳銘篆
五中匪可言喻而兩更歲琯音敬未申誠不欲以蕪累
之辭瀆陳左右也敬惟閣下蓋懷篤祐福履延釐輯四
境以乂安迓

九重之不草眷注備智名勇功之略保障全吳鎮江淮
河海之衝中流砥柱德威宣布飭戎行而用邊蠻方密
勿專陳籌

國計而力持大體翹詹卿禹莫罄揄揚某服闋後以營

治新阡未能遽出上斗為立夫中丞延主紫陽忝擁皋
比殊非本願旋於九月中諏日舉襄屏當行裝此月初
始克戒途北上本無心而舒卷迹似閒雲既生意之婆
娑出為小草尚祈箴規時錫庶俾圭臬常遵幸甚幸甚

答石梧制府書 已酉四月

渡江後沿途探問興居恒悄然以念比聞閣下引疾勇
退又為江左黎庶愾然以思茲奉還雲又不覺躍然以
喜知台候雖未平復而精神彊固尚不減平時也閣下
經猷宏遠忠孝過人當槃根錯節之要衝抒盡瘁匪躬
之蓋抱加以望雲增感與日俱深不敢告勞遑云來諭
此宿疾之所以未能遽瘳也讀折漕兩疏請告一章倦
倦忠愛之忱為 國家計者至深遠矣今者
聖恩俞允暫息仔肩歸奉護闈手調蘭膳行見太夫人
定慈顏載愉閣下亦沈痾若失泰山之雲仍當及時溥

被天下溫公獨樂恐未能久在洛中也伏願省思慮近
醫藥勿投峻劑務養本原以體國之良謨為保身之
要術不勝幸甚某出為小草清媿在山需次長安衰殘
無狀撫衷自問何以仰答聖明還望群公內外毗贊耳南睇江湘願言不盡

復陸立夫中丞書丁未上巳日

前聞閣下恭膺

簡命移鎮全吳想望德音日月以冀爰值陽春之乘震
快逢福曜之遄臨重拜

恩綸兼權連牧文經武緯整頓開明萬戶傾心百城斂
手叨塵譜末幸託仁旻方當讀禮閒居未敢裁牋陳瀆
迺荷垂情舊雨先賁朵雲三復深銘五中滋媿敬惟閣
下蓋懷納祉福履凝釐上承

丹宸之

隆施下慰蒼生之仰望專醇儒之經濟追蹤文正文恭

表廉吏之風裁婉美清端清恪下風引企頌禱難名方
今吏道雜而多端民氣蹶而不靜食貨交匱攘效公行
理農政者競事紛更飭戎行者惟工粉飾漁同竭澤焚
過治絲而事劇言厯則東南尤甚以財賦之重地當江
海之要衝利害更切於他方補捄難求夫善柔雖然天
下無不可為之事而必待大有為之人讀來書培養元
氣固結人心兩言可謂得為政之本矣蓋喜紛更者必
難培養元氣患在知私而不知有公好粉飾者必難固
結人心患在務名而不務其實夫

國家立法本極周詳法敝無庸變法也得人則法自可

行養兵已極優渥兵弱不必增兵也有律則兵皆可用
故必慎舉錯而嚴懲其貪罔然後元氣可培也明賞罰
而厚恤其身家然後人心可固也求慈惠之師選廉耻
之將相與復舊章持大體蒐軍實繕邊防未有知人而
民不安亦未有人存而政不舉者也昔宣公奏議大指
不外養民而象山先生集中論事諸書亦皆洞中時弊
其與辛勞安言察吏之道抉擿私曲尤為深切著明閤
下誠精擇而善施之勛業昭垂當與兩公並稱三陸矣
第積習未可驟移宜順而導求治未可太急宜漸而推
蓋思慮雖已精詳而視聽未窮幽隱則措置稍有未審

即流弊因而或滋閣下抱已飢已溺之懷行可大可久之政自速於置郵傳命用酬夫宵旰疇咨然而轉漕則彼此紛紜未能杜其藉口也清查則新舊填委未能較若列眉也禹筮久成利孔難劑其盈虛也錢幣盡耗漏卮莫權其輕重也奸胥之盤踞何以使之洗手奉公獄訟之糾紛何以使之格心遷善逋寇稽誅海島何以埽穴而擒渠遠夷雜處邊陲何以綏內而靖外諒非手足之烈夫豈旦暮可期竊謂閣下此時惟有端通漕引上裕度支嚴遏盜萌下安良善其餘庶事務攬宏綱靜鎮末流申明憲典然後徐察羣吏

之賢否而進退之周知庶之利病而興革之胸朗於鏡手平類衡若導川然疏防並用如治疾者攻補兼施庶幾元氣可以漸完人心可以漸固乎迂疎戇直不達時宜聊竭愚忱冀資垂采伏承台命宣示雅懷欲開東閣之門特下南州之榻藉脩蘭契兼導芻言厚意深情且慚且感某滄江一臥荏苒十年鬢已成絲心空卷旆俗衰觴豆儒賤錙銖進既未嘗稍効塌埃退又不能式孚澆薄鬱壹誰語頗領自傷是以力避陽鱗且嫌甘作寒蟬之噤茲遇閣下託心如舊咨事為諏宜擴款款之微誠敢守硜硜之小節惟是駟隙迅馳烏私長戀方營

北域忍別几筵且鈴閣尊嚴觀瞻環集雖閣下坦懷與
物悉秉虛公即鄙人行已立身亦有本末然而輿情豈
識衆慮多疑還期泰華之高能任閔雲之嬾耳所願正
色率下監於成憲永無僞誠知吾面不同心所謂危必
以告伏希涵鑒不盡欲言

再啓者某邇來時抱幽憂之疾自奉手教矧又經旬念
知已惓惓之懷義難緘默率下搢牘輒下筆不能自休
然尚語焉不詳如欲盡言正恐更僕難數耳上年承石
梧制府諄詢漕務辭不獲命乃以量減幫費為言然亦
只說得中一段若不清其源不遏其流亦終不能行即
行之亦無益於民且無益於
國也滇事似尚未了旌節東來恐石梧先生愈勞心力
矣夫民者可近不可下可敬不可慢自來地方多事何
莫非貪庸殘刻之吏釀成之雖有賢智之上官豈能徧
親民事此周書立政所以必重用人也去秋河北游饑

關中尤甚少穆先生又以病在告深為念之吳中冬間
雨雪未透春來寒燠不時設有早澇之虞諸務恐更形
棘手此

國賦民生所係不可不先事豫籌也某獨居深念憂鬱
損肝頭眩耳鳴精神搖落讀書數葉掩卷輒忘愛我者
殆猶念我壯盛之時而不知其力已不逮耶某又啓

致立夫中丞書 丁未六月十七日

三月上瀚肅復一函諒登籤掌側聞名羨循行周歷淮
甸簡蒐軍實按視江防稽覈渠工清釐齷政節麾所莅
疆理宣勤旌旆遙還和甘立霈傾風載德無任揄揚某
嬾同野鶴噤似寒蟬近更衰庸無足比數而乃聞雲自
遠惠風轉親每當坐上之詔誨恒及山中之姓字不責
于鱗為簡亢獨蒙子羽之褒嘉并憶前塵曾陪芳躅蓋
惟閣下拳拳之念未嘗稍釋於懷所以休休之心不啻
若出其口宜申報謝終闕披陳誠以無心之感乃為咸
無言之說乃為充也傳諭索閱墓圖感極銘心悲深竇

涕昔程子大賢亦憂五患晦翁卓識豫券三公本以忠誠豈緣求福無如敝邑山無隙地某又識昧闕天兩載徒勞一坏未卜昕宵負疚寤寐難安一俟秋涼亟當瑩度如有形模粗具之地即當詳繪一圖敬求指示吳中夏初頗冀旱暵幸賴甘霖疊沛頓有轉機從此暘雨均調庶幾順成可冀惟是天心之仁愛全憑人事為感通甫田之詩曰介福大田之詩曰景福衣食足而耕鑿安所由民和而神降之福也閣下恫瘼在抱飢溺為懷察吏以安民綏內以靖外必有以培元氣而固人心者矣更願於萬難措置之中運與時推移之術除一分之積弊即元氣可多留一分被一日之恩施即人心可頓興一日迂踈禱昧不敢為出位之謀惟閣下熟籌而遠慮之耳徐仲車詩云瀝吾之肝膽但恐同兒嬉又恐誤公事公千萬慎思如將從近功即深圖便宜如必謀久利唯古人是希區區之忱實有類于是閣下幸垂鑒焉

事古八女南國圖之內前百味下長國下辛未製馬
事公下故對忠公作
二正余山東指云
一日行意餘社不
復明六庫下之器一合為一日之息或有人心可財興

與陸立夫中丞書 丁未十一月

蘇松太三屬漕糧今歲試行海運一切經畫雖有成案
可循第昔則以河流順軌藉省轉般遞運之勞今則以
津貼日增別籌足 國郵民之策慮更深遠事倍繇難
發自廷議斷自

宸衷而非得智名勇功如閣下者不能擔當此重任也
伏想嘉猷專布昕夕勞神誠至斯孚遐邇胥格惟是供
諸上者屬吏各顧考成定可剋期集事而取之下者有
司儻昧大體或且陽奉陰違苟非大為之坊尚恐澤難
下逮竊謂州縣辦公固不可俾之竭蹶然聞上屆海運

即將樽節之款提歸藩庫充公彼時取民之數不過石加五六斗耳而各屬公用已寬然有餘今縱時勢不同亦豈大相懸絕設使海運之年浮額不能略減將來復歸河運則幫丁已歇運積疲蝨吏復藉口挾制勢必益為無藝之求東南之民何以堪此方今西陲不靖豫省洊饑曹兗之間捻匪縱橫出沒猶幸江浙財賦重地尚為完善之區然而天時之豐歉難知比戶之蓋藏漸罄江淮以南些窳媮生輕揚浮動自古為然一遇灾荒立見其匱拊循保護正以思患豫防誠能減一分則民甦一分之困寬一歲即民獲一歲之安而實上為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伏惟閣下公忠體

國因時制宜鼓舞盡神民懷吏服必能使各務遠圖力除積習共宣德意惠此疲疇也至於漕艘水手安頓殆鮮良方此輩合則難制分或易防懾以威未必遽馴懷以德庶幾可服閣下智燭幾先慮周事外檻狼網鰐定具潛驅默運之神矣然而鄙人所慮猶不僅在此也鬼方虺蜮蟠窟要衝渤海鯨鯢潛藏遠島耽耽窺伺在在荆榛此在羣公自有長駕遠馭之方非下走所敢竊議且以內地言之江鄉港汊紛歧易藏奸宄自海氛不靖以來逃兵敗勇亡命澤中加以本境莠民招引外來匪

類故近年攘竊之案愈多敝邑兩令緝捕頗勤鄉鎮則
曉諭邨畝互相守望城廂則添加更柵親自盤查復多
設巡船遠出偵訪比聞兇犯已次第就擒可見行以實
心必有成效第恐此等彼竄儵往忽來且時逼歲除糧
船又歸水次宵小尤多溷迹其間必須各邑協力搜擒
庶俾匪徒無所託足或更籌畫經費設局通查務使淵
藪盡空方得閭閻安堵想條教早頒於四境特奉行還
藉乎羣材耳某靜閱古今每過多慮且與閣下交深肺
腑敢不布其腹心聊効涓埃伏希鑒擇

與立夫中丞書

戊申八月

夏五晉省快奉教言嗣因霖潦暑風屢軀時時抱恙久
未到院歎仄奚如敬惟蓋懷多祜潭春凝釐定符肌頌
海運迅速順平功踰往昔仁邀

褒獎特沛

殊恩內外奸宄肅清方冀蔀檐安樂而風濤馮怒鴻洞
橫流沿海瀕江又成澤國鴻鰥鳩瘠蕩析此難值此財
力匱乏之餘拊循尤復不易閣下恫瘝在抱綏輯多方
遺大投艱殆以顯大賢之經濟耶敝邑青草沙被笑頗
劇待賑孔殷而地瘠民貧勸分未能湊手若再留養外

來肌口益虞竭蹶難支幸邀體察情形免其撥發兩邑
士庶均沐仁施矣議減幫費一節伏誦
諭旨仰見

聖主軫念東南民力之艱將大沛
恩膏甦其癰困閣下公忠體

國惠此下民定有嘉謨可垂久遠夫損上益下古人猶
或為之矧減此中飽之漏卮而上下均受其福耶特是
種種積弊蟠結已深驚利者各懷己私必且協力沮格
一也事權不一畛域攸分意見參差終虞掣肘二也然
及今不亟變通將無以善其後伏願閣下察之以明覈

之以實行之以斷孚之以誠下固人心上培

國脈非獨三吳黎庶利賴無窮也翹企無似弟樗櫟散
材近更衰朽唯受

恩深重義不敢自逸偷安今年補植松楸設措資斧或
未及出山明歲新正必須束裝北上紫陽講席忝竊多
慙乞豫擇明師庶多士得有觀法至游文一席近因新
改章程隨課升降故課卷尤多且敝邑人情必本地延
師方可相習吳偉卿比部若歸輿論尚為允協否則里
中亦有老宿二三人可當此任者乞與觀察商推之幸
甚幸甚大兒學淺才疎濫叨校士深懼力薄弗勝惟訓

以清慎儉勤以冀獲免於戾黔中山川土俗土習民風
弟所不悉伏望長者視同猶子諄切提撕俾有遵循毋
致隕越敝邑夏間低區被淹高田風損幸秋來晴霽得
有轉機惟秋成分數尚未可遽定耳
未及出山即端傳五山所東來北土禁期難取亦難
林並更在許中受
因湘非尚三六等取何餘無窮也勝全無以帝許難堪
之心實云之心猶半之心猶可因入心王設之

與支少鶴學使書 戊申五月

三月中接展環雲備藩壹是旋聞年兄榮膺
簡命視學蜀中逖聽吉音喜極不寐正擬泐玉奉賀復
承賁到華牋欣悉鋒車遙發載道福星吉籀開時紅榴
耀彩行見淵雲墨妙軼轍文雄胥歸藻鑑之中盡入輶
軒之采得人報
國企望良殷學使之職首在宣揚風化次則甄拔人材
三日剔除弊竇然必諸弊悉除而後人材可出人材既
盛而後風化可興故剔弊尤為急務考試之弊悉數之
殆更僕難終必平日關防嚴密試時日坐堂皇則徑竇

庶可稍絕至槍替之弊必須覆試從嚴如是而已然而
肅清紀綱必自近始僕從前出使屢奉
聖諭周諄而史望之尚書亦云學使聲名全自宅門以
內起真老成閱歷之言也蓋延聘幕友遊擇家丁既已
得人固須隆其禮接以恩而防之亦不可不慎而第一
要義尤在嚴察書役勿俾勾串或致線索潛通則思過
半矣抑更有進焉者昔人謂做官之難莫難於學政與
縣令誠以一人之耳目心思有限而衆人之環伺窺探
最多也誠能辟立千仞則亦何從攀附黃緣匪特聲色
貨利之念不可存即書畫圖籍之嗜亦宜屏是在堅持

之而已至於待士之方宜嚴而不苛寬而有體場規宜
鎮靜毋事苛求昔先師汪文端有云條教不可過多又
云有文無材者必黜勿憐其才而姑容之蓋於甄拔人
材中即寓宣揚風化之旨也公文案牘亦須事事親裁
切勿假手胥吏阮芸臺太傅嘗曰學政二字能兼盡者
否則學而不政不如政而不學亮哉斯言乎省垣各大
吏晉接自有一定儀文惟資俸未深不妨稍加撙抑不
卑不抗乃為得中其文武各屬僚亦宜優禮惟干謁請
託者不得不緩辭峻拒餘雖犯亦勿校正見器量之宏
也四川雲棧崎嶇驛程遼遠終歲按試夫馬浩繁行李

須減之又減尤宜嚴察家人從役勿挑斥供應勿需索
站規匪特保賢聲亦以恤下情紓民力也大畧如此神
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矣僕性本拘執才復迂疏三奉學
差每恨不能盡職而凡事必持敬慎之心敢不以所知
所行者覩縷陳之聊作識途之老馬年兄學養深邃練
達老成識解高明何待鄙人饒舌千慮一得亦可用備
芻蕘此書願留案頭時加省覽幸勿以尋常尺牘置之
將來并可傳示同志未始非嵩岱之微塵也僕自壬辰
秋入蜀迄今已十七年其山川形勝猶時時形諸寤寐
今閣下徧歷各郡遊更壯豪矣制府嚴明吏治邊防必
日有起色姚石甫先生經濟文章均不可及宜敬禮之
晤張椒雲廉訪邵蓮士太守李子斌刺史王海濤大令
乞道念專泐復賀大喜臨穎神馳

復桂星垣太守書 甲辰九月

星垣太守年兄足下握別春明瞬踰一紀側身南望寤
想為勞幸與粵東諸君子休沐過從藉悉足下里居清
況祇以萍蹤靡定遂致竿牘久疎遂乞養歸田音訊益
復遼隔然愼念停雲瞻懷舊雨嶺南學侶無日或去諸
懷矧平生益友道過君魚如足下者乎前聞足下假滿
入都讀書中祕量才桂管執憲蘭臺風采卓然不負所
學比膺 勅諭 之 旨 而 太 守 之 去
特簡擢守晉陵五馬初臨雙魚先賁情辭肫摯慰問殷
勤密通徽猷快申積愆承詢治賦聽獄弭盜之方而求

所以次第施行之要具徵實心為政迴越恆流僕未嘗從事于斯何術可裨圖治第既辱虛懷諮訪敢不以夙昔所聞者略陳之嘗謂州縣為親民之官而太守則去民尚近故今日能為賢太守者他日必能為賢督撫以其利弊洞悉而情偽周知也然上之既無監司之權下之又不可侵令長之職進退可否非吾所得專主也簿書錢穀非吾所得躬親也以一身獨任其責而周旋俯仰於上下之間欲其盡善難矣江南為財賦之區常州賦額較蘇松兩郡稍輕視他省則猶重邇來瘡痍未復撫輯為勞誠有如來示所云者惟是飛艖轉運

功令森嚴津貼日增科歛日亟官民交病調劑無方固當上裕正供亦貴下紓民力至於積蝨奸胥藉營利窟把持蟠結尤法在必懲然弊去太甚政酌至中正難驟議更張惟期於事有濟而已常郡衿帶江湖大江之中太湖之瀕奸人所出沒而盤踞也是宜文武員弁協力巡緝若夫松江沙洲之漁戶陽羨山谷之棚民則謹幾出入加意拊循自當安謐無事所宜留意者則尤在內河蓋平江水道雖屬衝途而港汊紛歧滙蕩錯雜小小攘竊嚮亦時聞自海氛既息以後逃伍散勇竄伏草間勾結漸多盜風彌熾公然劫斂商旅不敢夜行時值隆

冬亟當飭屬嚴密檢治而躡訪窩聚取為弭盜良方苟其巢窟一空奸宄自無從匿跡但須奉行盡善勿俾蠹役藉端搜索致擾閭閻耳獄訟之道情偽萬端聽之以五聲折之以片言總不外乎公明勤慎四字太守職司核轉於各屬刑名案件鞫實不憚詳求固不可輕心以掉徒事詭隨亦不容成見先存動加翻駁至控案之應准應提者尤宜悉心審察省一株連之獄即少一拖累之人不獨婦孺老疾在所矜恤已也江左風氣優柔人命械鬪之案尚少惟尋常戶婚田土細故亦復狡詐異常但能隨到隨審隨結則串供朋詐之弊自除而平時復能懲勸兼施恩威並用嚴治衙蠹密訪訟師奸慝既絕譁張良善自然樂業其疑難之案律無專條者不得不比傅例文於輕重出入之間切宜斟酌以求至當近刑部新彙刑案匯覽一書其中頗多以經義決獄者公餘時可熟覽參稽蓋刑者天下之平也深文周内固造孽無窮而惑於四救先生之說則沈冤亦復不少惟於執法之中常寓哀矜之意斯刑獄皆得其平矣他若江防之宜飭也學校之宜興也漕渠之宜疏濬深通也圩岸之宜修築堅固也皆政之當次第推行者也而要以察吏為本於各屬之賢者禮之才者任之不能者教之

不肖者糾之綱舉目張措施自易江南州縣疲累久形
近年彌甚此時亦別無善策但求勿增新欠漸補舊虧
庶有起色耳而察吏又以廉為本整躬率物風響斯符
激濁揚清才能並効且使幕友官親亦觀感而羣勉為
善家丁書役皆讜服而莫敢作奸由是培元氣正人心
懷永圖存大體毋偏執己見毋輕改舊章毋為急切近
利之謀毋徇苟且因循之習行之以漸守之以恆豈惟
為賢太守則然哉即異時為賢督撫亦不過如斯矣自
笑粗讀古書未嫻世務滄江一卧益復孤陋寡聞惟與
足下氣誼素孚故敢直抒所懷冀効一得試加省覽或

可采擇施行幸勿傳視它人俾長於吏事者誚其迂闊
也僕受

恩深重供職

內廷豈敢退閒自逸祇以慈親年老久闕晨昏
聖主垂憐時塵

存問正值

昇平無事用是懇切陳情仰沐

天恩特賜

俞允閒居初賦菽水差足承歡不圖頻歲災荒連天氣
稔澤鴻滿目風鶴驚心張彪則隨母流離王粲以憂時

蕉萃幸得波恬海澨庶幾還我歎歌而枯樹婆娑輒已
望秋搖落自歎進不能況瘁以從公退不獲優游以養
志才識淺薄無建樹以裨時心力衰積無著述以傳世
撫衷內疚夫復奚言自居家術閉關卻掃暇即讀書鮮
山水登臨之樂尠友朋樽酒之歡摧落壯懷謝絕塵紕
倦同野鶴噤似寒蟬咫尺蘇垣裹足不到性耐寂寞非
敢效李于鱗樓高白雪簡亢自居也二十年來東粵諸
故人已晨星寥落每一念及輒用憮然南山蘭甫時有
書來亦嬾未作答可寄聲問之貴治去敝邑不及二百
里盈盈一水朝夕可以溯洄而日侍衰親弗克扁舟奉

訪未知何時把晤得以營敘闊悰耳索牘蕪詞願言不
盡某頓首

與孫符卿大農書

昨辱光臨備蒙肫誼側聆塵教仰見盡懷兩粵捐輸一事承諭以徑竇旁開則漏卮難塞緡錢折筭則耗蠹滋多切中事情洞見癥瘕非遠謀深識何以及斯令人欽佩無已惟弟夜來不寐轉輾思之終有未盡釋然者敬獻一言乞閣下垂聽焉粵西土瘠民貧正坐苦無經費加以恬嬉日久遂致羣盜如毛即粵東公用似屬有餘而上年各處防堵至今墊款尚懸其凋敝亦可概見若非籍資衆力何以迅奏膏功今者

闔澤旁敷

天威震肅么虜小醜何難指日蕩平惟是轉餉裹糧急于星火即飛撥餉金百萬已恐程途遼遠或致後時矧嶺南菁谷幽深游匪出沒靡定窮搜餘孽藏事正難豫期設該兩省續請添撥多金又將何以應之現在粵東調集兵勇不下萬人粵西當亦厚集兵力俟星使一到即當分道進兵時不可失餉宜速籌則峙楨幹而計儲胥當以取之本地者為一呼立辦也且

諭旨已准出力捐貲者從優議叙穗城不乏富戶鳩聚屬輸令若復加駁斥不持無以昭激勸之公并恐以此孤士民之望矣弟雖以疾在告而憂心如焚通夕不寐

與閣下同此苦衷意有所懷不能自秘伏乞閣下熟思審計俯采芻蕘與海風相國鶴汀協揆暨同事諸公共相參酌或竟許其援例請獎惟須責以核實無任冒濫浮銷或以事體重大不敢擅專則准駁並陳恭候

聖明裁奪區區之忱惟希亮之若謂如此必有碍京捐大局則非鄙人之所知知矣右臂拘攣痛徹心膂乃知末疾之為患亦復匪輕也彊起握管書不成字十一月六日某頓首

與文孔脩大農論銅務書

謹案歷代京師鑄錢之數未有如 本朝之多者每歲

所鑄不下百數十萬緡宜其泉流地上公私充物矣乃
民間交易多用鋪票以當見錢戶工兩局月鑄制錢不
足供支款十分之二銀固日見其少錢亦不見其多推
求其故蓋由奸民常盜燬賣銅商旅又日捆載以去故
民用不足而在官之錢有放無收不能流通於上下故
國用亦不足此其大較也 國初京局之銅皆由各
省及各關採辦後始盡仰給於雲南以一省之銅供天
下之用百餘年來菁華亦竭山空硎老方切殷憂乃今

者銅本既無可撥給江路又梗塞不通寶泉庫銅業已告罄日事搜括何以支持多鑄大錢又虞壅閉僅講補苴之術豈為遠大之謀急則治標所宜悉心熟計也採買既不能踴躍禁銅又恐涉驛騷當此時時祇宜鎮靜以安閭閻豈可紛煩以擾市肆再四思維惟有請飭江蘇等省預購洋銅數十萬斤於明春由海運抵津庶可迅速而節省一也熱河一帶頗多銅礦鉛礦溝一處開採已有成效宜再令多派幹員實力躡訪沙線招商鳩工庶採獲日多可以源源接濟二也猶恐緩不濟急則莫若暫開籌銅事例亟宜分派司員妥速擬議章程

奏請行之其浮費須概從刪汰而獎叙視諸例為優方足以示招徠而資鼓勵三也至滇黔銅鉛運道水路既多阻梗陸輓費復不貲其如何繞道前來水陸並運必須兼諮博訪務確鑿可行然外寮任事能有幾人賊勢披猖亦難踰度部中經畫正不得不先事而謀之四也此皆豫籌京銅之策也至滇省宜令多鑄大錢制錢黔省宜令兼鑄大錢鉛錢俾各供本省兵餉川省宜令開鑪設局多鑄大錢專運三楚粵西以充軍餉方今時事孔棘中外匱窮匪特京餉為急務也外省撥解十撤九空夫糧臺不繼則兵勇潰逃邊徼不安則干戈滋起苟

非使之各固藩籬何以善其後乎此則吾輩謀之尤在各疆吏實心實力以行之耳前令廣西司分晰妥議茲據開列五條送呈詳加披閱如第一條減辦銅斤以免低潮三條改買洋銅以資接濟四條銀錢互易以濟銅本並加鑄鉛錢一條似皆可採惟第二條改鑄大錢解京之說鄙意不能無疑查雍正十一年曾令滇省歲運京錢三十四萬四千六十二串乾隆二年尹文端公又請加解三十餘萬次年即改為加運京銅一百八十九萬餘斤是運錢本非舊規且行之甫及五年旋即停止其中原委雖未能詳攷而知然前人識見超越後人其

所以不運錢而運銅者必有深意况今日形勢非但沉溺是患又復劫效堪虞乎至於運道若由嘉陵江而上溯畧陽復由略陽陸運以達衛河紆回數千里限以崇山峻嶺車牛之費譚何容易竊謂若由夔州取小徑以達興安浮漢而下以抵襄樊或較直捷然未悉道里曲折且屆時或有隔斷之虞亦難以懸揣也廣西司說帖二件呈覽候核定再前議當千當五百大錢於七月為始擬請暫行停止閣下與桐翁皆深以為然已令廣西司屬草重為潤色嗣因溥甫相國在告台候又復違和是以稍遲數日今似不可再緩矣摺藁俟諸公畫定後

即可繕進覆議呼延侍御條陳候樞廷工部會商尚需
時日本部職司所在當官而行苟可以利國便民者
似不妨徑抒所見先行具奏也乞裁奪

與王鴈汀中丞書

咸豐五年三月

當今時勢自以拊循綏輯結人心固根本消蘖芽防滋
蔓為第一要務惟是兼籌兵食格礙良多科斂日繁徵
求愈亟而夙稱富庶之地既疲於繇役復困於輸將竊
恐剝因補創并無可剝之因矣北方一冬無雪三春恒
風麥苗多枯旱象已見反側者或潛煽以惑愚頑桀黠
者且連莊而抗官府而潰逃各勇又隨地竄伏而誘脅
之此誠今日之隱憂而弭患之方蓋莫先於擇賢牧令
也春初連鎮蕩平朝野歡娛遂以為晏然無事而鄙人
獨竊竊然憂之猛獸之搏也必先伏此三年間逆賊分

股以牽掣我師而渠魁盤踞金陵根深柢固且勾結聯
絡徒黨日多待我師老饑窮必四出狂噬其將何以禦
之手兵家勝敗誠難喻度江州之役幾幸成功而將伯
無人失其左臂遂致潯陽大挫鄂渚重淪江漢之間燎
原難撲荆襄危急豫蜀震驚比聞宏農爰舍棗陽遷延
大次中州南面之藩籬東則申陽西則南陽備少兵單
何以能固此大可憂者一也新安山谷阻深可云險陁
豺牙虺毒氣已吞之兩淞三吳勢且岌岌萬一嗟跌財
賦何資且海運尚未北來天庾尤虞告絀此大可憂者
二也軍興以來祇緣將帥不和往往債事一誤再誤不
可追矣原屏劉復濬渾紛拏淮淝先撤輔車邗上爭執
牛耳昔之門戶在朝堂今之門戶在疆場狡焉窺伺者
必且從而生心此大可憂者三也若乃荏苒平逋寇曠日
稽誅服嶺妖氛亂絲難理此更不待言矣憂心如惓不
敢戲談惟願 聖心感格天心庶可默消劫運耳三
晉襟帶山河八陁三門水陸之險要也曩者經理無人
遂致豕突狼犇出入無忌 閣下熟於形勢必已為未
雨之綢繆矣惟蒐軍實而擇將材未容猝辦也惟垂神
留意焉

武岡州知州署桂陽州事李君傳

李啓詔陝西華陰人山東巡撫德子也啓詔以廩貢生官甘肅高臺學教諭道光二十六年選授湖南會同縣知縣歷知沅源衡陽縣事三十年署桂陽州知州荆楚俗僥勇輕悍好為亂啓詔少承家學有文武材其為政鷹擊擊毛摯奸宄斂跡而字其良善者哶哶惟恐傷之所至有治迹上官以為能會

今上御極

詔舉人才兩湖總督裕泰以啓詔薦稱其愛民如子疾惡如仇咸豐二年擢武岡州知州仍權桂陽事當是時

粵匪擾桂林楚南告警啓詔繕城郭濬濠墾峙餼糧練鄉勇為戰守備三月十四日郴州土匪戕官應賊啓詔奉檄立往擒首惡黃正明并其黨百餘人而桂陽亦有賊亟馳歸夜捕得五人知衡州會匪羅海等通賊狀密告衡守寘諸法衡賴以安先是啓詔令衡陽有盜魁潛煽罷民將剋日起事偵得實捕寘諸獄翼日飛書恫喝堂壁皆滿郡人大恐啓詔不為動啓總督莅誅之賊失內應不敢發憾刺骨時總督程商采方駐衡州辦賊啓詔上書請先清境內匪黨而以一軍與粵西併力扼興安之嚴關毋令賊闖入楚界總督韙其言不能用也四

月二十八日道州失守五月江華永臨相繼陷遂偏桂陽援兵不至啓詔知事不可為流涕作書與父設遣其妾歸語之曰死吾分也勿告吾母恐傷母心六月二十八日賊至啓詔率鄉勇逆戰城南之錦里橋自辰迨酉殺傷相當會日暮賊大至乃入城登陴守城在萬山中形若釜底賊俯瞰發礮環轟屋瓦飛裂拒守三晝夜北門陷啓詔猶復躍馬持矛巷戰殺賊八九人矛折提刀手及二賊身被重創仆地大罵死之僕王恩陳義殉焉時七月二日也越三日賊去州民於城隅得其尸哭而歛之事問贈卹如例且於任所原籍建立專祠以慰忠

魏啓詔死時年四十九無子以弟之子為後初楚疆吏以啓詔投水殉節入告後其父德得死事狀具疏奏之上命宣付史館俾紀實焉

舊史氏曰方賊之起粵西也萌芽於金田崛起於永安猶釜魚檻獸耳一縱之軼楚南而欲始張再縱之入楚北而燎原之勢成矣使當事者早聽君言以重兵扼楚粵之交而大軍四面蹙之殲除尚易為力惜乎謀之不周也迨至城孤援絕以身殉之可悲也已厥後岳州顛覆鄂渚淪胥江上列城望風奔潰守土之吏捐軀投命者何可勝數求如君之巷戰殺賊死而凜凜有生氣者

蓋豈嗚呼豈不毅然大丈夫哉

趙文學小傳

趙文學元紹字孟困吾邑北山報慈里人也北山趙氏其先自江陰來徙與文毅公同祖以力穡起家君始為諸生有名於時家竝山麓有林泉之勝父恒泉翁好客客至必飲之醇酒盡醉而罷春秋佳日徜徉山水間其所與游大氏邑中鉅公長者也君卅角之歲即以穎異見稱既長益自發憤淬厲潛心詩古文辭僦居桃源澗之小庵幽篁密箒空人跡中夜呶唔與澗泉歎薄之聲相應和也年二十七以疾卒恒泉翁哭之慟翁性剛嚴治家凜然君侍朝夕訢訢如也友愛諸弟誘掖備至無子以弟叔才之子大春為

後今從予游

三
館叔才家本城市之踞塵泉石山林有蕭然事外之致村
才喜飲酒好客甚類其父閒與予語又輒稱其兄之賢予雖未識
蓋困然聞其為人沈潛者學邑中人往往稱之不誣也因次其大
略俾大春錄之附于家乘

錢學仲家傳

君諱貴錦字學仲別自號雲湘姓錢氏系出吳越為武肅王三十
四世孫曾祖祚贈通奉大夫祖成鈞國子監生父壽朋廩膳生壽
朋有三子君其次也年二十補昭文縣學生負二十六食餼於庠
每學使者按試輒列高等省試屢薦不售讀書湖田僧舍攻苦咯
血遺暑疾卒時嘉慶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也年三十九君至
性醇篤幼失怙事母盡孝七歲時母病夜焚香叩頭籲天額盡腫
母病漸愈聞者以為孝感自後每侍母疾衣不解帶伯兄長於君
一歲君每事必咨稟而後行拱立聽受無幾微違忤其孝友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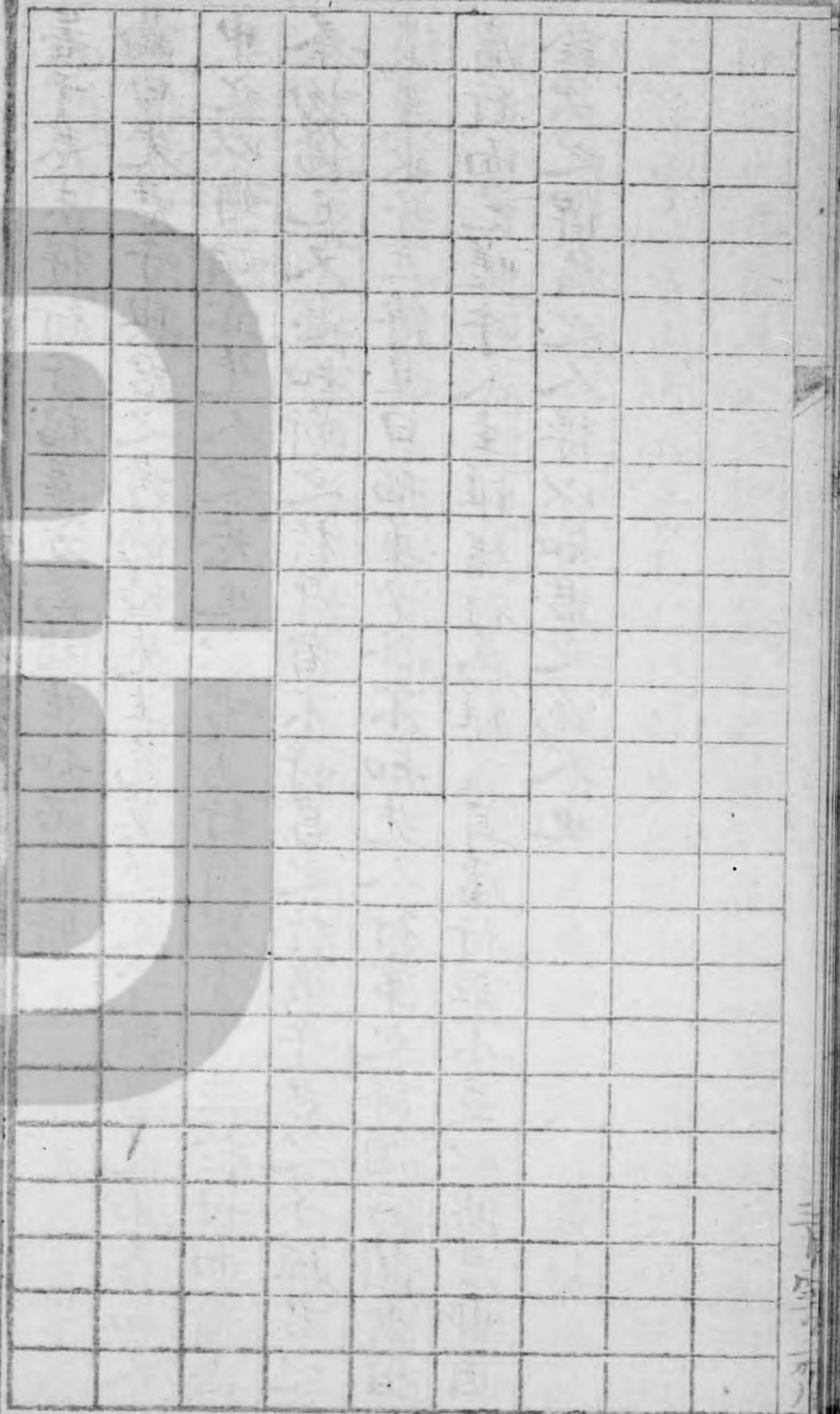
性然也君長身玉立貌清羸退然若不勝衣而勇於為義喜周人之急戚友貧困者傾囊助之從妹少孤君出貲遣嫁於士族族姁其卒貧無以餒君為經紀其喪又有從兄患時疾人皆畏傳染不敢近君日夜視病親視湯藥疾遂獲瘳故人貧而夭者君皆鳩資贍養其妻子君雖生於世族析產故不豐受田不及一項性復狷介不妄受人財獨推解不倦坐是輒大困君安之不以介意也生平擇友矜慎惟日與同志數人以文章道義相切劘有俗客至遽支扉拒之不與通以是君之室無燕朋自君年至於今已二十年而朋庸中稱止友之賢者必曰學仲嗚呼君其不死矣君有文稿

若干卷未梓行子福華方為諸生知名於時

論曰先君子與君之考德培先生為莫逆交予與君兄弟善而又申之以婚姻亦先人之志也以君篤行績學宜有施於世而齋志蚤切傷已又惡知靳之於身者不將昌之於後乎君之子疏君之遺事求予立傳且曰福華少孤不知先人行事之詳願所聞者皆庸行而已嗟乎人生惟庸行為難盡耳庸行詎不足以傳君耶因詮次之俾後之人得以知君之為人也

陳貞女傳

陳氏名秀常熟人父文玉早卒母鄭氏再醮女幼其外
祖母鞠之年十二鬻於翁氏為婢十九主人納為妾主
母妬常凌虐之女無怨言主人他出主母遣女令再嫁
不從強逼之乃削髮尤墩菴為尼法名貞修時女年二
十一主人歸大憾微服往訪拒弗見遺以錢物不受布
衲長齋戒律精苦凜然人莫敢犯主母死主人老病招
令歸謝弗往及主人切乃往哭之盡哀由是遂絕跡予
祖母王太夫人素敬女數請乃至後時時往來予家吾
母張太夫人亦敬禮之予見時嘗見女貌若貞松古柏



森森可畏家人無少長皆呼為秀師太云女年七十餘
乃卒菴亦漸墮廢矣

贊曰予讀二南至小星江有汜之篇而慨然興歎焉歎
其所遇不同而能感悟其主一也若女之所遇尤為至
窮而卒能自保其身以全其志可不謂賢矣哉尤墩濱
昆承湖湖多蓮華予嘗過之見紅蕖千頃采奪朝旭獨
白蓮一叢亭亭特立有矚然不滓之概輒為之低徊不
置云

書朱王氏獄事

朱文銘者江西鄱陽諸生也富而恪年三十餘矣妻亡妾生一女
亦死距文銘家十五里有木工女王氏年十四有美色文銘見而
豔之謀娶為繼室通媒妁焉詭自稱年二十四女家欲相攸文銘
慮事敗令其姪代已往女之父母乃許之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中
事也十二月成昏女見夫貌不類疑之詰知其故大憾次年正月
反焉哭訴於父母女父念事已如此且心貪文銘富勸女歸夫家
一日文銘檢其篋失百金疑女竊以贈母家適女之兄來視其妹
女具酒肴共酌文銘歸見之大詬怒逐之去遂反目女欲投井死

其父母迎歸復慰解之秋九月文銘應鄉試歸幼女戲於庭蹶而
啼文銘譙女失撫視復大喧競女之外祖母攜女去再三慰藉之
送歸文銘家十一月某日夜文銘醉歸索飲且喃罵稱異日必
殺賊婦飲酒醉甚和衣卧於榻時室中婢冬梅抱幼女寢於別室
幼婢米雪甫六歲為文銘撲按亦倦睡女飲泣良久念文銘性情
平暴寡思遂以帶繫門闌勒文銘咽喉而手拽之文銘不能出聲
手足動小婢驚而醒哭且叫家人聞聲扶門入視文銘氣已絕矣
聞於官鞠實議以妄冒為婚者律應離異欲以凡論又疑例無明
文咨部請示刑部覆稱凡謀故殺死誑騙財物罪人者均比照擅

婦妾名節為重

殺擬絞監候該氏被騙失身較財物尤為迫切如果殺由忿激并
無起衅別情即應照擅殺定擬該省遂遵部覆題上刑部已具稿
會題予時為大理少卿閱之意不愜乃偕同事諸公熟商嚴駁之
曰查例載男女親屬尊卑相犯重情或干有律應離異之人俱照
親屬已定名分各從本律科斷不得妄生異議致罪有出入又例
載凡嫁娶違律應行離異者與其夫及夫之親屬有犯如係先姦
後娶或私自苟合或知情買休雖有媒灼婚書均依凡人科斷若
止係同姓及尊卑良賤為婚或居喪嫁娶或有妻更娶或將妻嫁
賣娶者果不知情實係明媒正娶雖律應離異有犯仍按服制定

擬各等語是此等應行離異婦女與其夫有犯例內不得安生異
議故從輕比此案本有明文朱文銘與王氏雖係安冒為婚但既
有媒妁並經女之父母許配迎娶過門即不同於私自苟合縱科
其安冒之罪亦止與有妻再娶者相等王氏既先未許人朱文銘
又非身家下賤不過男女年歲稍不相當豈得謂之失身亦何損
於名節今乃因律有離異之文轉略其已定之名分且不僅同凡
論而竟從寬科擅殺罪人揆諸情法之平似尚未為允協况貴部
咨覆該省文內原云如果由殺由忿激並無起衅別故即依擅殺
律定擬等因今查王氏之謀勒朱文銘如果出於忿激則當其過

門查明瞞年冒指情由後即應立時拒絕誓不共生乃結褵已將
及一年夫婦之名久定復經其父兩次向勸即隱忍轉回設使朱
文銘能以恩義相接好合無違該氏亦未必再萌惡念茲特因朱
文銘屢次磨折凌辱難堪復因其醉時有日後總要打死賊婦之
言頓起殺機謀勒致斃是該氏之被朱文銘毆罵凌雲即是起衅
別情非因被騙不甘殺由忿激也王氏一犯縱因朱文銘安冒為婚不
得仍按服制本律定罪亦應依凡人科斷擬斬監候若竟照擅殺
罪人定擬恐開輕縱之端為此叢商貴部請煩查核見覆施行時
道光十八年三月日也大司寇得公牘愈慨然謂大理議是而律

例館司負護前斷。持不可乃改題稿謂王氏與朱文銘結褵已
及一載何以忽起殺心恐有曖昧不明情事且尚有婢女冬梅等
可鞫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研訊確供按律妄擬予曰此又別生枝
節也然時將乞養南還不暇與之辨駁矣歸後聞該撫仍如前具
題刑部照覆大理仍持異議
宣宗成皇帝疑之飭該撫再審復如前題上次年秋審入緩決大
理執簡爭然律牌已定法止如此不能更也予謂此獄也江西巡
撫初議以凡論尚為平允刑部必改照擅殺律則偵矣且誤覆於
前後回護於後尤失虛失衷商確之誼矣使予尚未歸必直糾刑

部引律失當以去就爭之不能矯情以干譽也嘗謂不明春秋之
義者必不能決獄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也既已委贄為臣而猶
自謂隱忍曲從欲藉以逞志是英布之於漢高彭寵之於光武侯
景之於梁武皆不得謂之畔逆也有是理乎道光年間刑部定獄
失之過寬而早幼殺期切尊長者皆可不死甚至如山西張士環
士貴一案活埋胞兄尚以無心過犯夾籤雙請方且斥：自謂今
於罪疑惟輕之指不知不孝不弟即犯工作亂之階宜乎世俗日
媮盜賊蠱起也刑者天下之平也大理一官所以平刑也今大理
失職久矣予備官一載偶一籤商京師皆誤為異事至今尚有能

言之者然亦不以為非也偶憶舊事牽連書之如此以諗後人咸
豐六年二月既望易州差次書

言者然亦不以為非也偶憶舊事牽連書之如此以諗後人咸
豐六年二月既望易州差次書

節錄刑部初次題稿

江西鄱陽縣犯婦王氏謀勒妄冒騙娶之朱文銘身死一案該
省因擬罪例無明文咨部示覆應依擅殺律定擬茲將王氏依
律擬絞監候具題前來查律載為婚而女家妄冒者杖八十男
家妄冒者加一等已成婚者離異註云謂為男有殘疾卻令兄
弟妄冒相見後却以殘疾男媾成之類又罪人不拒捕而擅殺
者以聞殺論又聞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各
等語此案王氏謀勒妄冒騙娶之朱文銘身死查已死朱文銘
欲娶王氏為妻恐王氏家嫌其年大令姪朱慕膺前往相看迎

娶過門係屬妄冒為婚照律應行離異雖此等應行離異婦女
與其夫有犯應否照服制定擬例內未經指明第思妄冒為婚
係屬有心欺騙迥非鄉愚不諳例禁者可比其被騙娶婦女殺
死自不能按服制科斷况向未謀故殺死誑騙財物罪人均照
擅殺問擬絞候今朱文銘設計將王氏騙娶本屬有罪之人婦
女以名節為重該氏被騙失身較之被騙財物者其情尤為迫
切今究明該氏殺由忿激自應照擅殺律定擬應如該撫所題
王氏合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者以闌殺論闌殺人者不問手
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節錄刑部改題稿

查律載為婚而女家冒妄者杖八十男家冒妄者加一等已成
婚者離異註云謂男有殘疾却令兄弟冒妄相見後却以殘疾
男成婚之類又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闌殺論又闌毆殺人不
論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各等語
此案王氏年甫十六朱文銘妻故探知王氏少艾欲娶為妻因
年近四旬恐女家嫌其年大囑朱均才等為媒瞞為二十四歲
王氏之父王遺芳欲相者再許朱文銘起意冒妄以伊姪朱慕
膺年少清秀令朱均才等帶往相者許配迨朱文銘迎娶王氏

過門王氏見朱文銘並非少年後經詰知冒妄情由歸向其父
哭訴王遺芳因事已錯悞勸解轉回村斥朱文銘不應冒妄騙
娶從此不睦朱文銘遇事即將王氏苛責折磨嗣朱文銘自外
醉歸復取酒自酌並稱總要將王氏打死王氏飲泣朱文銘飲醉上
床睡卧令六歲幼婢冰雪搖腿王氏憶及朱文銘冒妄騙娶並
歷被陵虐一時悔恨莫遏起意致死乘朱文銘睡熟冰雪在旁
打盹即尋取麻繩將一頭拴在床後門格上一頭由朱文銘咽
喉繞轉項頸執住繩頭拉勒登時殞命前據該撫以詐冒騙娶
成親即屬真婚姻不得其正律應離異按照凡人定斷似無輕

縱第例內究未指明咨部示覆經臣部以冒妄為婚律應離異
且係有心欺騙回非鄉愚不諳例禁者可比自不得按服制科
斷况向來謀殺誑騙財物罪人均照擅殺問擬絞候朱文銘設
計將王氏騙娶本屬罪人該氏被騙失身較之被騙財物者其
情尤為迫切如果殺由忿激並無起衅別故自應即依擅殺定
擬惟案關謀殺有無別情仍令該撫嚴審確情按例妥擬去後
茲據該撫將王氏依擅殺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詳核全
案情節王氏因朱文銘欺妄成婚律應離異有犯固應照凡人
科斷惟結禱將及一載若因其欺騙忿激何不致死于過門之

時而勒死于十餘月之後其中恐有曖昧不明情事至其勒斃之時雖在旁耽睡之婢女米雪年甫六歲懵懂無知而檢閱供招家中尚有十九歲之婢女冬梅於該氏下手之時毫無見聞是以戶部前令嚴究起衅情節按例妄擬乃該省未經細詳訊明輒照擅殺定擬罪名出入攸關戶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研訊王氏之勒死朱文銘是否另有起衅別情仰係止因被騙忿激而殺詳取確供按律妄擬到日再議

書聽僮事

予五世祖靜庵公令上杭時蓄一僮閩產也年僅十餘性慙多力夏浴于溪眾逐虎席入溪至僮側僮羸而登虎背因左手扼虎項右夾席尾腋間席唬怒蹴水立僮持之愈力虎跳踉久之卒不得脫眾至攢刺斃席僮乃下循時至蹠血殷然席毛所斂也後携僮歸配以室婢僮每浴罷必用井華水凍身婦產子方浴童閱其熱也密捧新汲水一器自後灌之嬾驚且中寒竟病死

翁子曰以虎之暴也負嵎則辟易百夫入水迺受制於一豎夫所據也夫五方之民嗜慾不同而欲以一己之

